

## 淮河文化研究述论〔\*〕

○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要〕文化史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淮河文化即流域历史文化,其研究无疑也应该遵循区域史、流域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方法。衡诸国内有关区域史、流域史的研究,淮河文化研究亟待加强。淮河文化研究一方面应根据需要,适当采用长、中、短时段的研究策略,对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文化因变与传承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另一方面,以文化区域性和文化分区为前提,通过整体、综合、分区、专题、区域比较等多重研究视角和手段,推进淮河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与此同时,积极拓展研究领域,采用综合、交叉研究的方法,提高淮河文化研究的质量。

〔关键词〕历史文化;区域史;淮河流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1.012

### 一、区域、流域史研究

#### (一)区域与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欧美。尽管其起源多元,但区域地理学则是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地球表面形成若干彼此不同的地区。地理学就是“按地球上各地区因果关系上的差异,换言之,即地球上的地区差异,来研究这些地区”<sup>〔1〕</sup>。地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理解各地区内容的历史,将气候、山川、动植物等自然要素和

---

作者简介: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历史与文化、历史地理、环境史、灾害史。

〔\*〕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专项课题重点项目(12JCZ01)阶段性成果。

人类之聚落、道路、居民及其国家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研究区域总体特征,即从整体上研究空间内部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因此,地理学就是研究地球表面自然与人类的区域性科学<sup>[2]</sup>。由自然和人文要素构成的“区域”,既是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或目的,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话语”<sup>[3]</sup>。乃后,这一思想被后人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区域地理学,并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与经济学相结合,诞生了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区域学。从此,区域研究兴盛,经济等学科众多学者纷纷加入其中,出现了一些以“区域”命名的学科分支,如区域经济学等。历史研究受地理研究“区域”概念的影响,并对区域历史进行研究的,是与地理学关系至密的历史地理学。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森普尔的区域历史地理著作《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即为早期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代表著作<sup>[4]</sup>。1940 年代初,有学者甚至提出,“历史地理学者……必须是区域专家”。此后,区域史成为海外学者始终高度关照的领域,区域环境史、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城市史等一直为历史学研究的热点<sup>[5]</sup>。其中有些成果还涉及中国历史时期的区域社会研究,如学界熟知的施坚雅关于中国 19 世纪区域城市化研究即为典型的代表。

其实,关注区域社会、载记区域自然状况与社会生活,可谓中国学术传统。人所皆知者如《诗》之“风”篇,就分别记载了周南、卫、郑、齐、秦、魏、陈等 10 余个地区的风谣;《尚书》《周礼》等载录的古代九州,就包括山川、河流、土壤、物产、人口等;而《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亦可谓区域史杰出篇章。有学者曾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区域类型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发现古代区域类型多至十余种<sup>[6]</sup>。这些区域类型的划分,既反映了先人的智慧,也为我们今天开展区域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当代学界对中国区域史研究贡献较为突出者,当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历史地理学关于区域史的研究,肇始于 1960 年代。其中学界熟知者如谭其骧关于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及海河水系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史念海关于黄土高原的环境变化与黄河变迁的研究,以及侯仁之关于北京地区历代河湖水系、乌兰布和沙漠考古与环境变迁的研究等等<sup>[7]</sup>,其研究对象、内容广泛涉及区域自然史、经济开发史、社会发展与城市史等等。1980 年代以来,随着海外区域史研究方法、著作的传入,在传统地方史研究的基础上,大陆区域史研究方兴未艾:在发表、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sup>[8]</sup>的同时,又举办了許多区域史学术研讨会<sup>[9]</sup>,一些学者还就区域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sup>[10]</sup>。

区域史研究的关键或核心问题是“区域”,其基本工作就是如何划分“区域”。一般而言,地理学关于地域的划分,因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一。如按区域性质划分,区域可分自然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及文化区域<sup>[11]</sup>;按划分方式来分,区域有区划区域(也称区划单位)、类型区域(也称景观形态类型单位);按照区域内部分布状况划分,有同一区域(也称均一区域或同质区域)、结节区域(又称功能区域或枢纽区域);按照区域内在的聚合和结构划分,可分单相区、多相区、总

和区;按规模大小划分,有大型、中型、小型区域等等<sup>[12]</sup>。从历史学关于区域史的研究实践来看,迄今为止,海外区域史研究大多根据作者的研究目的对区域进行界定和划分,但基本为自然的、政治的、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如据介绍,有关法国区域史的研究,经常从古代制度下的省区、区域地质与地形特征,以及区域文化与历史的重要性等层面辨识其区域<sup>[13]</sup>。大体属于按性质划分研究区域的范畴。

国内学者一方面主张区域划分不必胶柱于所谓的标准,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为准。区域选定和划分,本无一定之规,既可以行政区域为界,亦可打破行政区域畛域,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不同的标准确定<sup>[14]</sup>。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主张对“区域”概念进行科学、规范的界定,并提出了均质性、系统性、独特性、共趋性、内在逻辑性、一致性等衡量指标<sup>[15]</sup>。但从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实际来看,海内外研究的区域划分,基本上不出自然、人文,以及包括二者在内的综合区域三个方面:

1. 自然区域,其划分依据包括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土壤、植被与动物等,涉及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山脉、盆地、热带、温带、寒带、干旱区、湿润区、河流、湖泊、海洋等要素,以及与自然地理相关的约定俗成区域(如江南、华北、华南、东北、西南、西北、中原、江淮、黄淮海、河北、河南、岭南、沿江、东南沿海等)。

2. 人文区域,其要素包括政治、行政及区划、经济与产业、人口、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生活与娱乐方式、信仰、文化景观等等。学界通常据此将人文区域分为行政、经济、文化三大类<sup>[16]</sup>。所见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其区域大多为州(县)、郡(府)、省等行政区划单位,如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丛书,即以省为区域单位;经济因素也是一些学者常用的区域划分依据,其代表者当为冀朝鼎及其“基本经济区”的界定<sup>[17]</sup>。

3. 包括自然、人文在内的综合划分法。如施坚雅运用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以如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和如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系统为参照,以其内在功能联系为依据,将 19 世纪的中国划分为长江下游、岭南区、东南区、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区、满洲等 9 个宏观功能(即节点)区域,借以建构其区域市场体系<sup>[18]</sup>。

区域史是研究特定空间内的历史,是空间与时间的统一体。区域史研究的前提是区域空间的合理界定。区域史研究区域的界定,应遵循最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准则。同时,由于研究角度、对象的不同,划分区域范围的理论 and 标准也不尽相同,空间范围的界定因此存在差异性,并可通过其差异进而探索空间演变的深层原因,凸现区域史的特色<sup>[19]</sup>。在海内外有关区域史研究中,河流流域是常被作为区域空间研究的基本单位之一。

## (二)流域史研究

“天然”或自然单位的河流流域和海洋盆地经常被当作区域史研究的空间背景。海外论者指出,流域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可适用构架的观念,其根源至少可以

上溯至 18 世纪。一方面,流域作为自然单元,因其分水岭存在而边界清晰,且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流域与人类关系密切,流域不仅是人类起初的生存、生活地区,而且河流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各类自然资源。因此,西方不少区域史研究即以流域为空间而展开的<sup>[20]</sup>。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与流域具有天然的联系。而且,出土文献和有关研究均表明,中国古代地区开发具有明显的流域地理特征,每个时代也各有其独特的区域格局<sup>[21]</sup>。因此,河流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区域,是历史地理研究人地关系的“天然”区域<sup>[22]</sup>。诸多学者在研究有关历史地理问题时,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和研究对象的自身逻辑演进的内在联系,结合研究目的,把流域整体作为其研究空间单位。

尽管历史地理学关于流域历史整体研究的实践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从学理层面对之加以系统的梳理、阐述,并明确将流域历史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则过程漫长。

首先是 1964 年,陈桥驿于其河流的系统研究基础上<sup>[23]</sup>,在历史地理学界首次提出了“河流学”的概念,并对流域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sup>[24]</sup>;20 余年后的 1986 年,在兰州召开的“丝绸之路暨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业师邹逸麟提出要将流域作为整体研究,萌育了历史流域系统学<sup>[25]</sup>;1988 年,王守春撰文明确指出,历史自然地理应把历史时期的河流变迁与流域环境演变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开展研究,进而构建“历史流域系统学”。作者认为,水是地理环境中的重要成分。河流是地表水存在的重要形式,是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河流与它所在流域环境有密切关系。河流的特点是由流域环境要素决定的。所谓流域环境要素,包括流域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从系统论角度看,河流与它所在的流域构成一个以河流为中心的系统,即“流域系统”。该文结合环境变迁研究实践,系统地论述了将历史时期河流变迁与流域环境演变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目的、方法,强调流域治理应注重流域系统性。有学者认为,王守春将系统论的工作方法引入河流环境变迁的研究实践,提出了“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思想,对流域学的构建具有重大启发意义<sup>[26]</sup>。

其次是流域史研究实践方面,1990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地学发展若干问题及对策讨论会”提出了 16 项“发展我国地学若干重大基础性课题”,其中第 16 项课题为“地球表层与人地系统的调控研究”,其“主要措施”的实例说明是选择“区域链”开展研究,而“黄河链”即为之一:“选择区域链例如黄河链(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渤海—黄海)进行系统研究,争取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机理和人地系统调控模型方面有较大进展”。根据这一指向,侯仁之提出了一个以河流为轴线、将流域作为子系统的综合研究计划,即横贯蒙古高原东侧—承德—燕山—京津地区—渤海湾的“潮滦两河链”(潮河链、滦河链)的研究课题,将流域链看作典型的区域链,把流域研究计划化作工作实践<sup>[27]</sup>。乃后,朱士光分别于 2004、2008 年撰文,强调对流域文化、流域文明及其特征和流域内生态文

化进行研究,并以长江流域文化、黑龙江流域文明为对象,对流域文化和文明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sup>[28]</sup>。

最后为“历史流域学”的构建。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历史地理学者就流域史研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历史流域学”。该概念由王尚义等于2009年明确提出<sup>[29]</sup>。2012年10月,在河南大学举办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王尚义在“历史流域与环境演变”分会场,就历史流域学诸如其交叉学科的属性等相关问题做了大会报告,侯甬坚等对此做出回应,并就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sup>[30]</sup>。2014年,王尚义等出版专著,对“历史流域学”相关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sup>[31]</sup>。将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传统<sup>[32]</sup>。因此,关于“历史流域学”,无论怎样冠以名谓,我们认为它依旧是历史地理学区域研究的内容,只不过这个区域自然单位是流域,而非平原、高原、丘陵,研究内容虽因其自然地理单元及其构成要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关照的问题则没有大的出入。侯甬坚在2012年河南大学会议上发表的《从区域进入流域》一文之标题,在一定程度上即反映了历史流域学的这一属性。而且,有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统计,也显示河流流域早已就是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之一<sup>[33]</sup>。流域史早为中国学界的自觉实践,还体现在有关历史资料的整理、编纂方面。如1980年代由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负责整理、编纂的《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sup>[34]</sup>,就是以河流流域为单位编纂成册的;同时,流域史研究专著也不乏佳作<sup>[35]</sup>。

## 二、淮河文化研究需要观照的几个问题

淮河为中国古“四渎”之一,地贯南北,在中国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自然、社会地位,历代学者对淮河流域都有较多的关注<sup>[36]</sup>。现当代学者在淮河流域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sup>[37]</sup>。然而,总的看来,毋庸讳言,相较于其毗邻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历史研究,淮河流域史研究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突出现象:一是在研究对象、内容方面,尚有不少问题有待探讨,研究领域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二是从问题探讨的程度来看,目前不少成果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深化。笔者忝于淮河历史文化研究之列亦有积年,对其研究略有思考,现以“淮河文化”为题,就其相关研究简陈浅薄之言。

### (一)时间:三时段研究策略

从时间角度来说,由于选取的研究时段不同,区域文化呈现的面貌也有所不同。通常而言,时段越短,其文化变化就越小;时段愈长,其文化变化即愈大。因此,研究历史上的淮河文化,应根据需要,适当地采用长、中、短时段的研究策略<sup>[38]</sup>,进而对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文化的因变与传承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首先,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总结事物的发展规律。历史学家严耕望说:“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连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

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sup>[39]</sup>长时段的研究,有助于历史研究目的的实现,长时段因此为“年鉴学派”所青睐。淮河文化的研究,全视野、长时段的方法同样不可或缺。采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不仅可厘清不同时期流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传承性和衍变性(包括文化发展的突变型断裂和衍生新的文化现象等)状况,并经深入比较研究,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与衍变原因、特征、背景展开分析,以明文化发展、变化之大势。就笔者囿见,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对淮河文化进行长时段系统研究的专门著述<sup>[40]</sup>,所见成果,大多以某一朝代研究对象,且多集中在明清及其以后时期。这种截取某一时段的研究办法固然有其长处,但极易导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情况的发生,不利于对历史规律的宏观、整体把握。

其次,合理开展中时段的研究,以折射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受此影响,文化变迁也不可避免地有其阶段性,淮河流域文化自不例外。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影响或支配下,与其形影须臾不分历史文化自然留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印记;另一方面,自然条件作为文化兴起、发展、演化的物质基础,对文化的阶段性发展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金元以后,受黄河南泛夺淮入海的影响,淮河流域水系紊乱,环境极度恶化,水旱蝗灾不断<sup>[41]</sup>,区域文化因而随之也多有变化。陈立柱、朱玉龙等曾以安徽淮河流域文化为对象,对淮河文化发展的阶段进行了简要的勾勒<sup>[42]</sup>。如陈立柱认为,淮河流域文化曾经历了孕育与形成(先秦)、发展繁盛(汉唐至北宋)、衰落变异(南宋至民国)等形成、演变阶段。这一划分明确地说明淮河文化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是,有关淮河文化的阶段划分,还有很大的进一步细化和讨论空间。因为一则从对象上说,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繁多,其阶段划分是针对某一或哪些文化现象而进行的?其二,阶段划分的依据是什么,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研究对象的不同和划分依据的差异,最终形成的阶段性结论可能大有不同。因此,准确地划分淮河文化的发展、变迁阶段,并恰如其分地把握其阶段性特征,必须采用中时段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文化的兴衰与演变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一定时期内的文化现象又相对稳定,通过中时段的持续研究,可相对精准地了解其兴衰、演变的背景、原因、特征等基本情状,进而把握其阶段性本质。

最后为短时段的研究,主要用于个别如移风易俗改革等文化事件的研究。事件发生的过程相对较短,起始原因、持续过程、最终结果和影响都十分清晰,对其开展短时段的研究,有益于反映文化事件的完整性。

当然,三类时段划分法各有侧重,所长所短也十分明显。如以宏观考察为主的长时段研究,虽有利于文化事象的规律及其原因把握,但文化事象的微观变化过程及其机制可能因此被湮没;而以微观研究为主的短时段方法,虽有助于厘清文化事象或事件发展的具体进程,但因时间短、文化现象变化相对较小而难以发现其规律,无助于流域文化的整体考察。因此,时段的选择,一则不能一概而论,

应根据研究问题、视角、目的的需要,适当地运用长、中、短等不同的划分法,对流域文化进行多领域、多层面的研究;二则要注意贯通性,在弄清文化变迁原委的基础上,探索其变化的规律,实现流域文化的整体、综合研究目标。

## (二)空间:整体、分区、区域比较研究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不同,每一地区都有其文化特质和特性。美国地理学者索尔因此而言“一种文化的特性或复杂性源于特定的地点的特定时间”<sup>[43]</sup>。文化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学界关于文化分区有较多的讨论,并曾对文化进行过分区研究。如英国历史地理学者阿兰·R.H.贝克即说,文化区或文化区域,即由一个在功能上连贯的生活方式居支配地位的地区,它是按关键特性或关键的组合特性来确定的<sup>[44]</sup>。文化区是历史地理学探讨的基本内容,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sup>[45]</sup>。文化地理学一般将文化区分作两类,即形式文化区、机能(功能)文化区,另有把乡土文化区作为第三类者。由于考察的目的不同,划分依据与形式也有所不同<sup>[46]</sup>。以文化的区域性和文化分区为前提,笔者认为,淮河文化的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

1.流域文化的整体研究。淮河文化由于流域的自然条件及其背景下由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的社会环境相近,加上地缘因素等,其文化现象和文化特征总体说来大同小异,形成一个大的文化区,可视为文化整体。一方面,区域内各文化构成要素具有内在联系,并经这种历史的相互联系、渗透,融合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另一方面,流域内若干亚文化区之间又有一定的关联,形成区域文化的整体功能。体现淮河文化整体性的特征,是淮河文化有别于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基本特质。因此,就空间而论,淮河文化研究首先是整体性研究<sup>[47]</sup>。整体史或总体史由人文地理学传统悠久的法国“年鉴学派”1910年代提出,并在研究实践中取得广为学界称颂的学术成就<sup>[48]</sup>。

笔者以为,空间话语下的淮河文化整体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流域大系统范围内的文化整体性研究。即以流域为整体研究单元,在大的空间背景下,对其文化事象及其相关要素与关系开展全面、动态的考察。其二,由于流域面积相对不小,文化牵涉面广,全面、具体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往往难以深入开展。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专门的文化现象或事象、问题(如思想文化、民俗文化等)进行整体研究。

2.流域内的区域差异与文化分区研究。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在界定“区域”时说,“一个‘区域’是一个具有具体位置的地区,在某种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有差别,并限于这个差别所延伸的范围之内”<sup>[49]</sup>。可见,区域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哈特向那里,是与区域内部的同一性并列提出的。此其一;其二,区域差异性就是就同等级区域间而论的。一般说来,区域等级愈高,区域内部愈复杂,同一性就小,差异性就愈大;而区域等级越低,区域本身简单,区内同一性则大,其差异性也因而较小<sup>[50]</sup>。

淮河流域地处南北、横跨东中,其域内自然、人文条件多元,彼此具有很大的

不同<sup>[51]</sup>。如在地形、地貌方面,淮北多为地势平坦、幅员广袤的平原,而淮南则主要为丘峦起伏的丘陵地带;人文地理方面,流域开发、发展史上的分解与整合,使其社会发展、行政隶属、人文传统等有所不同,其文化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并延续至今<sup>[52]</sup>。我们可据此将流域文化区再进一步划分若干亚文化区。由于分区所据文化要素不同,最终文化分区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研究淮河文化时,一方面,积极对流域内具体亚文化区开展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或是某一区域(如淮北地区等)文化的整体研究,或为某些或某一文化要素(如民俗、信仰等)的个案、专题研究;另一方面要有整体史观,在亚文化区研究的基础上,将各亚区域的文化纳入流域文化整体中开展综合研究。

3.文化区域的可变性与区域文化研究。区域自然、人文条件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是文化区及彼此间特质的相似、差异性形成的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区域自然、人文生态条件的变化,其文化也会有所变化,文化区亦随之发生变动,导致文化区的边界常常模糊、不定<sup>[53]</sup>。区域文化及其变动之因,除域内自然、人文原生动力外,还与文化的扩散(或传播)有关,而且后者有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扩散包括扩展扩散、迁移扩散,前者为文化及其特征通过各该地居民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后者则为文化主体的地区迁移导致文化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其传播速度相对较快<sup>[54]</sup>。因此,研究区域文化,既要关注其原生动力引发的文化变化,更要关注其由外力如传播等引发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相关问题。淮河流域位处中国东部,是官员驿使、行商坐贾、文人骚客南来北往孔道,人员流动频繁,尤其是明清及其以来,伴随水旱灾荒,人口居徙不定,社会、文化变迁甚剧。研究流域多变的文化及其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其发展概端,而且也有裨于认识流域当今文化之由来,益于当代的社会治理。

4.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吴承明曾以区域经济史研究为例说:“区域经济史可说有区域内的研究和区域间的研究两个方面,双方应同时进行。……从区域间的研究说,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至外国的历史关系。区域无论大小,都不是孤立的,因为即使是封闭系统,也要与环境交换能量,并受环境制约。”<sup>[55]</sup>淮河文化的区域比较研究,既包括淮河流域文化与流域外其他地区文化的比较,更包括流域内各文化区间的比较研究。前者大的空间如与其北的黄河流域文化、其南的长江流域文化,小的空间如皖北与皖南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后者则如淮河南、北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四个地区的文化比较研究等等。

### (三)事象或对象:拓展、深化研究

什么是“文化”?冯天瑜认为文化是“一个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今天的文化,不同学科、不同学术流派,以及出于不同研究目的的学者和著述,对之各有其界定与阐述。但从“文化”结构或其对象而言,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每一层次的文化形态下,都包括异常丰富的内容。如制度文化即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制度。心态文化则是文化的核



心内容,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谓的“精神文化”或“社会意识”,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氤氲化育而生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因素构成。心态文化又可进一步分为“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前者包括广泛存在于社会并对民众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情感、情绪、习惯、风习等;后者则为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它既反映社会存在,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但又经过理论或艺术的加工,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sup>[56]</sup>。

淮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资源丰富,如饮食(如面食和淮扬菜等)、民居(如圩寨等)、社会风习(如尚武等)、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如老庄与道家学说等)、信仰(如水神信仰等)、戏曲(如泗州戏等)、舞蹈(如花鼓灯等)、文化景观(如华佗庙等)、文学(如民间传说等)、水文化等等,可谓无所不包。尽管学界此前已诞生了不少淮河文化研究成果<sup>[57]</sup>,但总的看来,一则相关内容多为常见文化现象,还有很多较为隐蔽的文化现象和深层次的内容及相关问题不曾涉及;二则大多研究成果属普及读物类,问题的深入分析、探讨不够,有些甚至谈不上所谓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淮河文化未来研究的基本努力方向,一是要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尤其是那些对淮河流域社会发展影响较大、历史积淀较为深厚的文化现象或事象;二则开展深入式研究,文化普及固然重要,但不能所见成果均为浅表性作品,而且这类成果所述内容,大部分也是人尽皆知。如果不积极开拓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淮河文化研究恐将依然步人后尘。

#### (四)手段、方法:综合与交叉研究

淮河文化研究,是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方面。由气候、环境、地质、地貌、土壤、湖泊、植被、动物、物产、水文、灾害等自然要素构成的地理条件是文化发生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一个地区的文化,同样留有该区域如政治、经济、工程、资源开发与利用、人口、聚落、生产方式、交通、税赋、家族与宗族、社会心理等社会要素的浓郁印记。文化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并且由于自然、人文要素相互影响,彼此依赖,相互制约,综合性强,机制复杂、多变,文化因而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研究淮河流域文化,应采用综合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将自然环境、人文因素等一并纳入研究视域,既要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对文化现象生发、变迁的影响,也要注意社会经济等人文因素对文化的作用,开展综合性研究,弄清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发展变化情状及其影响等,深度挖掘历史进程中的各要素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与某些文化现象的生发、发展的内在关联或机制。综合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把握其时的文化现象是什么,更要深究其背后的动因和过程,揭示文化现象产生、存在的必然性或偶然性。

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以文献分析法为主,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历史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单一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很难适应历史学研究的需要。早在100多年前,新史学派创始人、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即指出:“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

中的一种”，强调历史研究需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sup>[58]</sup>。事实上，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广为学界采用。而且，前已述及，历史文化与自然、人文环境诸要素关联紧密，从其深入研究的角度而言，也需要广泛借助地理、气候、环境、生物、生态、水文、地质、灾害、政治、经济、人口、统计、心理、社会等学科如田野考察、量化分析、模型建构、定性描述、系统分析等研究手段和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的方法。以往有关淮河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关问题的讨论以定性描述居多，统计及定量分析较少，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

### 三、结 语

淮河文化研究所及，无外乎时间、空间、文化事象和研究手段或方法等几个基本方面。总体而言，目前学界有关淮河文化的研究，时间方面，以断代即中时段研究居多，长时段研究不够，历史文化研究缺乏“通”性；不同阶段的文化比较研究不足，阶段性特征和总体性趋势亦不甚明晰；同时，短时段即文化事件研究不够充分。空间方面，将淮河流域整体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流域历史及其文化加以整体考察的成果罕见，目前的研究以如皖北等区域性著述居多，而区域性研究又缺乏有效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方面，流域很多文化事象或现象（如景观文化等）没有当然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拓展或突破。不少成果系一般读物性质，另有些成果因研究手段或方法等所限，其质量有待提升。今后宜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运用其相关手段，对一些文化现象或事象加以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充分借用有关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对之做出学理上的阐述，丰富研究内容，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另外，淮河文化研究，离不开必要的文献搜求与整理、高水准的研究机构和基本数量或规模的研究队伍。当前的情况是，淮河文化研究文献客观上异常分散，搜求难度较大，由于缺乏必要的搜集、整理，其研究者进行研究时，大多独自开展这一工作，不仅重复劳作，而且遗漏较多，效率低下，研究成果也因资料搜求不全而难免遗有瑕疵。目前，国内（尤其是沿淮地区）不少院校建立了与淮河相关的研究平台<sup>[59]</sup>，有不少研究人员从事淮河相关研究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其问题也同样明显：一是平台虽不可谓少，但缺乏权威性的平台与机构，彼此间协调不够，研究问题与内容也多有重复、重叠；二是不少单位专门研究人员甚少，甚至是单枪匹马。有的人虽多，但多为其他学科的学者兼而职之，以淮河历史文化研究为副业。因此，加强淮河流域文明与文化的研究，提高其研究水平，权威的研究平台构建、规模的专业研究人员、必要的资料搜汇与整理等基础工作不可或缺。

#### 注释：

[1][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摘要”，第二章。

[2][德]阿尔弗雷特·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第3—6、141、241页。

[3][5][13][20][43][英]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0—166,170,194—199,173,185—187,170页。

[4][美]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增订本),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2、380页。

[6]主要有民族区、海区(《礼记·王制》等)、山系区(《山海经》)、植物区(《考工记》等)、物产区(《史记·货殖列传》)、方言区(杨雄《方言》)、政区(《汉书·地理志》)、军区(《新唐书·兵志》)、气候区(《月令广记·方輿高下寒热界》)、产盐区(《明史·食货志》)、科考区(福格《听雨丛谈》卷9)。参见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中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页。

[7]具体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变迁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侯仁之等:《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1965年第7号;侯仁之等:《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2009年;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邓辉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8]具体可参见有关研究综述。粗举如韦庆远:《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概况》,《学术研究》1988年第2期;李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龚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东方论坛》2003年第3期;汤文博:《宋代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9]中国大陆第一次以“区域史”研究为名的学术研讨会为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诸学者对区域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撰文对之加以评述(邓开颂等:《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学术研究》1988年第2期;陈春声:《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关雨辰:《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戴和:《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概述》,《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此后,区域史研讨会层出不穷。如1991年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暨港澳史学术研讨会”(陈春声等:《区域社会经济史暨港澳史学术研讨会概述》,《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1994年的“明清以降东北亚区域经济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古月:《明清以降东北亚区域经济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1998年的“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任远:《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的“中国区域文化史及史料研究”(刘汉东:《中国区域文化史及史料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等等。

[10]李侃:《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及其方法》,《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朱金瑞:《区域性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州学刊》1995年第3期;李金铮:《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河北学刊》1998年第6期;李治安:《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陈支平:《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张利民:《论华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与演变》,《天津社

会科学》2006年第5期;黄正林:《清代黄河上游区域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黄国信等:《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李庆新:《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李文海:《深化区域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唐力行:《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龙先琼:《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孙杰等:《作为方法论的区域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唐仕春:《心系整体史——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11]有学者概括指出,地理学观点的区域是地球表壳的地域单元,具有可重叠性和不遗漏性;行政学观点的区域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具有可量性和层次性;社会学角度的区域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自然、行政、经济区域,为“广义的区域”“三大基本类型”。具体参见程必定:《区域经济学——关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探讨》,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

[12][53]韩渊丰:《区域地理理论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7、8页。

[1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叶显恩:《谈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1987年深圳“国际清代区域经济史暨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上,诸学者对清代经济区域的划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以行省作为区域划分的基础或主要标志;(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3)采取多元标准,或行省区域,或自然、人文要素等(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5]孙杰等:《作为方法论的区域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6]19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为中国大陆学者用力颇多的领域,被称为大陆区域史研究“三大支柱”(陈支平:《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17]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8]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张利民:《论华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1]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22]王开队:《现代历史地理学对当前淮河流域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23]相关成果有《淮河流域》,春明出版社,1952年;《祖国的河流》,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

[24]王尚义:《历史流域学的缘起及其理论构建》,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地理学发展:科学与社会》文集,第135页。

[25]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

[26]王尚义等:《历史流域学论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0—41页。

[27]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另见氏著《历史地理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0—29页。

[28]朱士光:《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流域文化研究——以长江文化研究为对象》,《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推进流域文明研究的积极作用——以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为例》,《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王尚义等:《关于创建历史流域学的构想》,《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9日。

[30]侯甬坚:《从区域进入流域:综合探讨实际问题的路径——历史流域学断想》,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地理学发展:科学与社会》文集,第38—39页。

[31]王尚义等:《历史流域学论纲》,科学出版社,2014年。

[32]而且不惟历史地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区域”的划分,在以行政区划为主要对象之外,也呈现出按山脉、自然经济条件、市场网络、人文风俗等划分的多元化特征,而江河流域乃其中一方面。具体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3]2009年,王尚义等依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2008年间,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成果中,以流域为研究区域、对象的论文有1.3万余篇,而从整个历史时期(或较长时段)展开长时段研究者约300篇(王尚义等:《流域问题研究的创新和不足》,《光明日报》2009年11月21日)。尽管从长时段的角度对流域开展整体研究的成果总体数量不是很大,但1.3万篇的论文则足以说明流域早即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因此,陈桥驿2013年为王尚义行将问世的历史流域研究著作所作“序”文说:“从宏观概念的学科分类而论,‘流域历史地理’属于区域历史地理的范畴。”(陈桥驿:《〈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辑)

[34]丛书编纂由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等组织开展,共6册:《清代海河滦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珠江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1、1988、1988、1991、1993、1998年。

[35]仅就地处朔边的黑龙江流域史研究来说,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之初,其研究著作近300种,参见高凤琴等:《黑龙江流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而鲁西奇1990年代的汉水流域历史地理的实证性个案研究,即为以河流流域为研究对象的佳作之一(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36]如风习方面,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曰:“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尚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胸、缙以北,俗则齐。……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据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等,西楚指从今江苏沛县到河南淮阳,再向南经河南汝州直至湖北荆州一带;东楚即从今徐州向东至连云港西南海州,再南向历扬州至苏州一带;九江郡都阴陵,即后来的濠州,位于定远县西60余里。故南楚亦即定远县以南至江西、湖南一带。及迨明朝,嘉、万年间的张瀚《松窗梦语·商贾纪》载称:“庐、凤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容窳轻眇,多游手游食”;与张瀚差不多同时的广东人叶春及在其《石洞集》录云:“眇窳之人,负郭千顷,荒芜不治,持筹执策,以争刀锥,指计僮奴,扼吭而诛其入。所谓舍万金之产而行乞于市也。土田当辟,古今诸儒具有论者。大者在唐、邓、汝、颍、陈、蔡、许、洛、荆、襄、淮、楚间”(叶春及:《石洞集》卷2《应诏书五·足国用·辟土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相关研究状况,可参见有关研究综述:朱正业《近十年来淮河流域经济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吴海涛《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李艳洁《淮河文化研究现状述评——以淮河流域地域文学为中心》(《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汤夺先等《我国淮河流域民俗研究综述》(《淮安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汪志国等《20世纪以来淮河流域自然灾害史研究述评》(《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陈立柱《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学术界》2016年第9期)等等。

[38]长、中、短时段的划分办法,在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那里,分别被称作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个别)时间。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一版序言,第10页。

[39]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40]陈立柱:《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学术界》2016年第9期。

[41]笔者曾以明至民国时期的皖北地区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参见陈业新:《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2]陈立柱:《淮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安徽淮河流域文化的形成、演变与省思》,《安徽日报》2010年3月30日、2014年9月15日;朱玉龙:《关于淮河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44]王思涌“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文化的人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空间”和贝克所言,本质上并无差别。参见[英]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0页;王思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45]文化地理学研究课题,一般包括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综合作用(或文化整合)与文化景观等五方面(参见王思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页)。尽管从名称上看,貌似只有“文化区”和文化空间具有关联。其实,5课题都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在“地理学”范围内开展的文化研究,诸课题无不以“空间”为基础(譬如文化扩散,即是在一定空间下的文化传播或转移等)。因此,几者均为“文化空间”的范畴。

[46][54]王思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0—15、16—20页。

[47]有学者曾强调云,流域人、地及其关系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应该是从流域的特性出发,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方法。参见王尚义等《科学研究解决流域问题》,《光明日报》2009年11月25日。

[48]参见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散论》,《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李治安:《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周立红等:《乡村史、气候史及年鉴学派——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教授访谈录》,《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49][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9—130页。

[50]韩渊丰:《区域地理理论与方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51]邓小平曾在1989年11月20日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历史的时候说:“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9页)。

[52]侯甬坚在其论著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区域分解与整合”问题有所阐述,并对淮河流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3—56页。

[55]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9、72页。

[56]参见王思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页;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导论”。

[57]粗举之如陈广忠《两淮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淮河文化概观》编委会《淮河文化概观》(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李修松《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1年)、高洪波等《淮河流域民间建筑文化调查研究》(《山西建筑》2009年第3期)、郝红暖《淮河流域的水文化历史初探》(《安徽日报》2015年6月8日)、王玉洁《安徽淮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安徽日报》2015年6月8日)、曹天生等《淮河文化导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会议方面,则以迄今举办了9届的“淮河文化研讨会”较为引人注目。

[58][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3页;赵建群:《鲁滨孙史学跨学科思想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9]如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安徽财经大学“淮河生态经济带(蚌埠)研究中心”(蚌埠市重点智库)、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淮河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等等。

[责任编辑:陶婷婷]